

■ 图片故事

那些年我们到食堂参加劳动

□ 郝宝璋 文/图

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职工们决心把“四人帮”破坏生产造成的损失夺回来，国有企业继续开展“工业学大庆”、推广“鞍钢宪法”，车间里的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。

“鞍钢宪法”是在总结鞍钢管理经验概括出来的，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，实行干部参加劳动，工人参加管理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工人群众、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，即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制度。1961年制定的“工业七十条”，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，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，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，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、监督行政，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。当时，毛泽东主席把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的管理制度称之为“鞍钢宪法”。

我们企业的党委、厂部把干部参加劳动用制度固定下来，有具体考核办法，除定点下车间参

加生产劳动外，每天中午安排有两三名干部到食堂帮助售饭，增加售饭窗口，减少排队时间。车间有的是三班倒，中午休息时间短，我们就让一线工人先吃饭，科室和后勤的人员吃饭时间向后错。干部们通过参加劳动，拉近了干群关系。在炎热的夏季，食堂操作间温度特制高，我就脱掉汗衫穿着背心售饭，真正体会到炊事人员的辛勤劳动。我们建议行政部门为食堂增加电风扇和清凉饮料，同时用大木盆摆放当天运来的冰块，采取种种手段降温，大大提高了炊事人员的积极性。在早间炸油饼时，把早点送到车间机台旁，受到三班倒工人的欢迎。

回忆这段经历，感到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实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这项制度应该永远坚持下去，它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、密切联系群众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。



剪纸名人 为我剪头像

□ 宋木仁 文/图

今年初，我要出一本书画集。出版社编辑认为，这部由蒋大为题写《文墨留香》书名的作品，没有传统艺术剪纸。编辑向我提出的建议好是好，可我上哪求助剪纸艺人呢？

正在踌躇之时，我家乡吉林省榆树市文联主办的杂志《榆树人》落到案头。正巧有杂志记者采写榆树剪纸艺人桑田的文章。桑田在榆树师范毕业，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读榆树师范。就凭着这跨世纪的“忘年校友”给她发出一封求赠剪纸的信。她随即打电话要我的照片。一件特快专递发来了一张红彤彤的我的剪纸头像。编辑高兴了，立刻作出评语：“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”

如痴如醉的头像，诱导我阅知桑田的简历——1974年出生在榆树一个教师家庭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、东北师大文学院汉语言专业。长春文艺家协会会员，长春市政协剪纸艺术中心理事，榆树市美术家协会理事，榆树市榆树诗社理事，榆树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别号浣月轩主人。

当我得知桑田的国画作品特别是农村题材的绘画，也多次获得省、市奖项。我“得寸进尺”又向她求一幅《花丛金鸡》的国画，桑田随即又送来一幅新作“恭贺宋木仁先生文墨留香出版”。

我的拙作《文墨留香》出版以后，第一时间赠书桑田并题词：“一担挑着剪纸画，留下一担挑友谊。”

■ 工友情怀

假小子

□ 宋千寻 文/图

照片上是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丽，拍摄于1995年的春天。这是我和她的第一张照片，也是最珍贵的一张，记录了我和她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和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。

那时候我和丽都是15岁，丽住在临近的村子。因为家庭实在困难，我和她不得不辍学出来打工赚钱，好贴补家用，生活的重担让我们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人奔波在各个工厂之间，后来，一家烟花厂因为临时缺工，管理松懈，加上我们俩又隐瞒岁数，就被破格录用了。

那年正好赶上厂里组织旅游，我瞒着父母剪短了头发，一起随着工友们踏上了轮船，开始了小岛之旅。因为和丽一样的身世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虽然不是亲姐妹，却胜似亲姐妹，无论是上班还是休息，都是形影不离。在这次旅游中，我们站在一起拍了第一张合照，两个人为此还非常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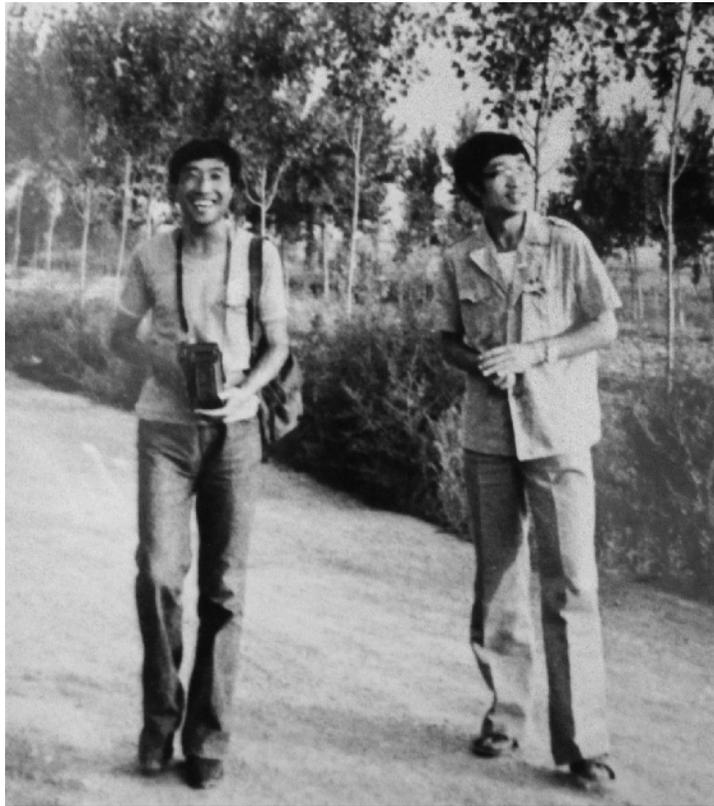
这张照片后来惹出了很大的笑话，掀起了很大的风波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。原来照片冲洗回来后，丽就寄回了家。照片寄出去没多久，丽的父母在一个清晨用很响的敲门声砸开了看门人的美梦，推开大门还没等看门人发问，就在宿舍区大声地喊着丽的名字。丽的母亲对着走出来时还睡眼惺忪的丽，焦急的拿着照片带着哭音质问：“说，这



照片上的男孩子是谁？这么小就谈恋爱，你咋这么不让父母省心呢？”丽揉着眼睛看完照片，搞清楚父母的来意后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指着照片解释说，这是她的工友，是个女生，也是她最好的朋友，还是邻村的呢。父母面对她的解释还是有些不信，于是丽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拎出来，我揉了揉一头碎发，穿着板鞋，牛仔裤，手插兜里往他们跟前一站，丽的父母当时就傻眼了。丽的妈妈用东北女人的泼辣，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脑门说：“你个死丫头呀，挺好看的姑娘，弄成假小子，吓死人呢。”在哄堂大笑中，工友们都散去了。

后来的很多年，丽凡是碰见不喜欢的男生追求她，她总会拿出我和她的这张照片击退追求者，这也成了我们这么些年最可回味的感情。

如今天南海北天各一方，我们却在各自内心里珍藏着难得的友谊和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。



当年，本文作者(左)挎着相机和同事一起，正准备深入车间采访。

■ 青春岁月

我的黑白胶卷时代

□ 牛润科 文/图

像偏爱老物件似的，我一直偏爱着我的黑白胶卷时代。无论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影像，还是很有情调的暗室，以及神话般的显影定影，无时不刻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，开始鼓捣照相机时，我还住在筒子楼里。当时因为没有暗室，我就常把公用厕所当作暗室用，在里边冲胶卷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好不容易从朋友那里借了台120相机，忙活了一整天，给家人照了一个胶卷的照片。当夜深人静时，我就赶快把显影液和定影液配制好，然后随手把装在厕所外边的电灯开关关掉，我才放心大胆地

在厕所里冲起胶卷来。在我打开胶卷，完成显影液里的工序后，正准备把胶片放入定影液里时，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厕所里的灯亮了，顿时急得我大呼小叫地蹦了起来：“哎呀！全曝光了。”吓得急着正要上厕所的一位老奶奶也叫起来：“哎哟——我的妈呀！”就瘫在了厕所门口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敢把厕所当暗室用了。

幸运的是，后来我这个靠借照相机练成的业余摄影爱好者，竟然被厂宣传科看中，成为厂里的专职新闻干事。我不但拥有了一台与我形影不离的海鸥牌120相机，还拥有了属于自己专用的暗室。从此，我就像我们科长讲

的，迈开双脚，在生产一线和职工们摸爬滚打地打成一片。我总是把当天抓拍的好新闻，连夜冲洗出来，到第二天一早，就在办公楼门前的宣传栏里展出。再加上我撰写的精美配词，很快就在全厂引起反响。那些年，对于我的工作，领导重视，职工欢迎，我自己也很幸福。

尤其是在每年的年终表彰大会上，最忙活最吃香的就是我这位宣传科的摄影记者。那些先进和劳模戴上大红花、捧上锦旗和奖状时，都争着让我给他们留个影。等散会后，那些先进集体的领导们就争着来请我，让我给他们单位合个影。然后，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就把我给他们照的相装在镜框里，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墙正中。单位里也把我给他们的合影放大后，悬挂在领导的办公室里。所以，我爱我的相机和暗室，和战士爱自己的钢枪没有两样。

回想起来，尽管现在已经是数码时代了，可是我的黑白胶卷时代，一直念念不忘地珍藏在我的记忆里，它永不褪色。